V
K:711.82
L961

册: 10

晚邨天蓋樓偶評

同邑諸子參定　門人子姪集較

大學之道　全章　熊飛渭

備著學之所為大、貴得其本而圖之也、蓋道備乎修己治人之全、而學乃大矣、探其本於一身、不可以審所從事哉、且聖功以懋建為尊、而其量則惟而靡竟、王治以化俗為盛、而其原則約而可操、是皆備其理於學者也、者天人之道出其中、君師之道亦出其中、故稱大焉、夫豈僅樂

正司徒之訓詩書禮樂之迹哉以成己而道在焉明明德者學之所以立其體以成物而道在焉新民者學之所以達其用以建極而道無不在焉止至善者學之所以究其功夫明新之以止至善為歸也得之誠難也然非得之難而知之難也知止以先之而歷夫定靜安慮以觀其能也斯得矣此亦何必於善之中務去乎事物之名哉而分數或補將浩繁而難紀恃循固據因馳騖而喪功本末終始分而道之先後較然矣知之者誰歟古人知道之有所先由天下國家以及身心意知先之又必先者皆身以內之所必詳古人知道之有所後由修致誠正以及修齊治平後之又有後者皆身以外之所必極如是而分數明而持循審矣一人有自正之學而凡夫以貴治賤及以賤承貴者莫不有身則道之以修為明者取諸此一人有表正之學而凡夫以賢治不肖及以不肖承賢者莫不有身則道之以修為新者取諸此本在故也本之不立而上無明德之天子則下無維新之庶人甚者名法寡恩而欲功施四海者吾未之前聞然則以學為治帝王所以成絕業以學為教匹夫所以振微言此聖經之所為作也歟

刺繡不看花草看下針處寫字不看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巧在提放讀此文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SEP 18 1940 580875

大學　能

安而后能慮

王庭

智有立應惟神全也蓋安不至者神不全事至而設罔不失矣能慮之於安後也以此今夫蓍龜前民用而疑謀決焉人之求之者恒勞而待之者恒逸其居體不遷也故裕所用而不窮大人分明纖微其道不外此也蓋事有倅至無以持之則智昏於所迫惟天全者斯勝物有雜投無以整之則神驚於所紛惟德休者自符安而后能慮昭昭也夫安者所以為不勞也不勞故暇暇故豫豫故慮精安者所以為不殆也不殆乃寧寧乃清清乃慮辨常人之慮大也不如慮小小者日用之所習而安也而安則慮大如小常人之慮險也不如慮夷夷者身世之所狎而

（論端奇確）（安字指所處而言）（從慮字逆起）（安字）（順下）（又逆起）

安也而安則慮陰如夷其久居之而安其暫居之而亦安隨寓而皆得（又順下）
故慮至於倥偬而不攖其正用之而安其變用之而亦安旁行而不流
故慮至於靭異而不惑利害得失之故慮以之明而見其理者不生其（又逆處）
心慮至公而無私安故也幽深重襲之藏慮以之達而彰其報者不加
其功慮長裕而不設安故也嗚呼天人內外之交夫豈淺務也哉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闔甚寬趙千里千片縑盡長江之奇
只精于縮法耳○逐字從安慮交關所以然處道得精微切寔若兩
頭分寫便無此義蘊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複順
逆之法精故不斷促也

安而后能慮

汪琬

觀學於安后而知之用出矣蓋慮即知之盡也不由知止以進乎安則
慮豈易能者乎今夫知止者既從事於知不可不究極其知之用也然
而以神涵照者神殆則照昏以形制事者形勞則事擾所貴有馴致之
候以先求其坦裕耳今則靜而安矣未安以前內力雖深顧其辭萬物
而不攖者又恐其交一物而輒亂也至於安正欲歷試諸危疑以自驗
其養矣未安以前神明雖澹顧其超萬變之外而無所營者又恐其入
萬變之中而多所漏也至於安正欲歷投諸煩擾以自效其天矣而有
不能慮者乎善之藏於吾身者微而不可見也故欲淺涉之則嘗焉而

580875

益疑。深求之則入焉而益晦。當幾困頓而不知所以生吾智。是皆不安之故耳。惟安則神調而形亦調矣。形調故聰明亦得應感而發有紛紜之理而未始有紛紜之心。醇疵之所在亦坦然而辨之者也。善之周於天下者散而不可詰也。故欲往而究之則遁我者必多。俟其來而應之則役我者亦不少。當境徬徨而不知所以用吾思。是皆不安之故耳。惟安則情遷而體亦遷矣。體遷故變化亦得憑虛而生有倉卒之務而未始有倉卒之神。經權之所用亦泰然而斷之者也。蓋治變非不尚才而無寬裕之氣以養之。則才之躁者亦一蹶而易喪。大人之才可及也。其氣不可及也。當其險夷一致之后。盡舉他人所未事而敏皇者固已從容自如而徧徹之於遇事之日矣。則不僅才之為耳。應機非不尚識而無恬夷之量以周之。則識之浮者亦一往而易窮。大人之識不可及也。其量尤不可及也。當其平傾各遷之后。盡舉他人所臨事而究圖者固已泮渙自若而預見之於未事之先矣。則不僅識之為耳。此其知何如也。始則知潛於中方為學之始基。既則知發於用而漸為學之究竟矣。

安字只就身所處講乃確

明關的確

安中之慮說得融浹駁：過動下文

始小講說明結到得止

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為知得緊要關頭。比上三字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入理精細而出以條鬯。此種文足承當雅醇之目。

安而　注

物有本末　節　　許　璪

大學既教人以道而因教以近道之方惟其知序而已夫道有固然之序而吾有當然之知先後一失而去道遠矣蓋可忽乎哉且夫設大學以教人矣而人恐天下之人不能明吾學之意所存於是設為大學之道以教之設大學之道以教人矣而人恐天下之人不能明吾學之道之意所存於是人設為近道之方以教之何則道在明德而人在新民則明德與新民若對偶而不相統也不知此明德新民果為兩物乎抑為一物乎要亦一物耳則奈何無或為之本而或為之末也明德建於此而新民自隨之亦猶根株固於此而枝葉自從之本末之際斷斷如

○首○焰○應○乎○驟○絕○妙

○近○道○二○字○與○章○

○立○入

○觸○乎○墜○然○

○本○末○合○來○方○成○一○物○妙

○此○中○便○有○自○然○之○序○比○配○分○明○

也道在明德新民而揔在止至善則止於至善若徑到而無所待也不知彼知止能得為事之〻事乎非事之〻事乎要亦事之〻事耳則奈何但見其終而不見其始也止至善立於此而必原於知止焉亦猶成事具於此而必溯其開端焉終始之間循〻然也夫本末物之自有至於以為所先以為所後則聽人位置耳有如以好大喜功為念反置本于後置末於先則未能明德而先欲新民將一切浮誇而刑名法術之餘於以求之天德王道豈有冀乎必也知本之當先而以為所先知末之當後而以為所後則由懋昭明德以至于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焉出治有原而與天地同功亦孰能禁之哉而所謂明德新民之道自此而庶幾矣抑終始事之自有至於以為所先以為所後則人聽人位置耳有如以迷化頓悟為功反置終于先置始于後則先求止至善而竟不求知止將一切鹵莽而執迷守誤之中於以求之物則民彝庸有當乎必也知始之當先而以為所先知終之當後而以為所後則由精一執中以至于惟皇建極惟民歸極焉見理不惑而立萬世之法亦孰可易之哉而所謂止至善之道自此而庶幾矣于此見大學之道之有序而入大學者之不可以不知此古者聖人既著其道而又著其方也

既結上文即起下義逐字疏洩無不明白老辣震川思泉法乳猶在耶

物有

許

物有本末　節　　陸壽名

大學進人於道而先明其有序焉夫物與事皆在道中知先後則本末終始統是矣故曰近也且大學之道以明全而造道之基由知入若夫（雖根上）（知字來卻能分清）末臻厥成而先審其序尤為知之最先者焉何則天下事為之不勝為舉之不勝舉得其要而為之則可以無不為操其綱而舉之則可以無不舉入道之門識不可以漫焉從事也今夫道至之固難而近之亦復（從近）（道逆知物事識得了甚）不易道立物先而物以形道寄事表而事以成故求道者必觀乎物與事而後紀統可明大數可定也凡物之本必舉其末皇曰建爾極其敷錫有衆以本自予而以末予人則人我如一物矣以本兼末故先本後（本末二句着解舊快）

末也凡事之終必返其始皇曰安汝止其無忘厥初觀于復旦則終非所終觀于初旭則始復有始蓋百年惟一事矣以終歸始故不言始終言終始也條理秩然而知者卒鮮何哉先後衡決而惑于所往故也有其知之非敢曰履端可以造大也非敢曰與裁即以存義也夫且曰易簡而聖功可基也夫且曰典要而王事可起也然而君子之為學也未嘗遂為其事而知其必能卒業焉者其經緯先清也先濬文于被格後果行于蒙泉則可以無回惑失次之憂抑君子之求道也未嘗遂至其處而信其必克底至焉者其源流先晰也先允迪于緩猷後修來于時敏則可以免扞格難操之患天然而其于道也庶乎其近之云爾若是乎知之為功大也道主于此而物以命之事以紀之視萬物同一物遇有物如無物則深于治物者也視萬事同一事遇有事如無事則精于圖事者也物亦歸道故見道不見物事亦歸道故見道不見事則神于體道者也吾將質之古人矣

（都下文之上立論堅確）（總收渡下廓然理解）

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功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故重知字做則題位乃定全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點畫為類而不求意義者也得此堅細洞達全章與本節

輕重皆明

物有　陸

欲修其身　格物　俞之琰

明德於身者有終始、可遞求而知其要也、蓋學貴乎知要也、由身心意知而遞推於物、不可知明德之終始哉、且大人明〻德之學、以綏猷建極為隆、而尤以盡性窮理為要、蓋德引于微、則益深明麗于顯、則有據故雖學無不存、而施之者則必無凌節之功耳、何則、蓋終始之事原統乎本末之物、以為言者也、然以天下為終始、則德之共明者固有其同風徧德之原、而以一身為終始、則德之獨明者自有其極深研幾之本、夫然則凡身內之功、皆有無容驟者、而古人則知之審矣、今夫載德者存乎身、而具德者存乎心、官有欲而易引、外有所檢者、必內有所存者

上六句　格物句　有脈　名言

也形無知而易荒動得所協者必靜得所養者也然則欲修其身而有不先正其心者哉雖然正心誠要矣而一心之中其體用人有相因而互見者則守宰之心非即應感之心也而心與意分矣古人權衡于此則非不欲正心也而必先誠其意者蓋正為存養之密則秉理固欲其深而誠為省察之精則制欲尤貴于早也見情之心非即見理之心也而意與知又分矣古人審量於此則非不欲誠意也而必先致其知者蓋誠則無明外之知臨事乃以見功而致則無明中之惑先幾固可自決也若夫心意之用莫妙於知而人已之理總備之物知處于虛而以物寔之則見性與研理無兩功致彙其全而以格聚之則內考與外稽無異致蓋古人以知為微始微終之學而即以物為窮本舉末之端也致知不又在于格物也哉是故兼乎明新以求得止之由則命定靜安慮而推本于知者物寔有藉于知之力也專乎明德以考入道之序則由身心意知而審端于物者知寔有資于物之功也古人之知先非即所以止至善歟

於理脉不溢分寸而氣復數愉懋密此為作家正當之文有真寔本事始得世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腳汗氣在乃欲以其醜劣附為臭味直使薰蕕無別吾甚惡之讀此文者須探索其真寔本事

欲修　俞

欲誠其意者　三句　鄒忠倚

誠託於知在盡知之量而已夫意之不誠知蔽之也格以致之以為大學之始功無容疑耳嘗觀學者未能合天下之明以明本然之德則所通嘗不敵其所蔽也古之人隱念之發居其所安不居其所不安者蓋必晰之而精推之而廣事類雖贖要本吾內見之資而已誠意之學何先乎意處于動覺既不若心之靜正為居而所以考其無妄者恃有決別之識則聰明不皆天亶而研究可詳其功意托于應感又不若心之虛寂難稽然所以致其無偽者在豫哉先之制則敏悟豈能自生而窮理要居其始先致其知顧可緩哉夫未嘗擇善不知為善之益疑似之

（發端散朗已收全蘊）（金溪姚江六說得生知耳）（不煩言而明）

形所以惑也古人意有所起嘗確然見意之或真或偽焉是知也致之而信者以觀其復疑者亦以堅其守則凡意之肫篤正其知之肫篤矣未嘗見善不通為善之材偏端之執亦所以悞也古人意無所惑嘗凝然識吾意之或危或安焉是知也致之而正者以實其義否者亦以達其端則凡誠之堅毅皆其致之堅毅矣夫在內之理資于外則為通至之原歷于殊而足據則致知者豈冥心以求合哉忘象之始安所指何者是物而以吾心參稽于其際其精微乃不可限量也古人則身世之理統以一知制其端惟博綜于義類所各分則考道以寔而無崇尚虛無之漸研窮之密安所指何者非物而以吾心神明于其中其意趣要歸于一致也古人知全備之業揔于一知豫其幾惟深析于形象所自合則達天以性而非弘攬飾外之資則致知之在格物夫又何疑焉古人明德之始功如此

意知交關處分得明格致交關處合得寔艱深之區却能出以談言微中視挑弄欲先在字為巧者直蟲魚之技矣

欲誠　鄒

致知在格物　　霄期昌

積物以作則致知所以有實也蓋知者知乎物也格即為致故不言先而直言在耳且古明明德於天下而極之誠正以及致知用力已出為事亦勤而未也懸之空悟不崇朝而悟去矣托之玄思無方至而思滯矣夫天下之情附形而著吾心之理由象而彰豈曰神靈天授遂遺棄一切與則致知之所在可得而言矣凡識生於見見及乎此始知天地間之實有乎此也故憑虛之睿哲人不矜而以感而愈有者具可充之才識又廣於力力能辨乎彼始知天地間之所取乎彼也故恃臆以研達者不尚而以曠而同明者觀弘徹之體蓋離物固無知也則舍格奚

（在字乃有着落）（人謂劃出致字不知其劃出在字也）

以為致乎高明之人第觀大意於理未嘗竟學雖其性多廓達乎然清
（晉人）
（無處站脚）
（在字者然）
思曉致可自行其為理而理之在物未能寔見其然也平淡之中及其
（都是在）
聰明而質象生之是故增數物而心不加吾心自大物自小也減一物
（字關係）
而知不全物無窮吾知有窮也是所貴格已玄澹之流崇尚天機於事
（邪說止是譬空到用處）
不求絕解雖其衷無寔滯乎然畧想徑微可自得其為事而事之在知
（便成兩截）
未嘗明據其然也胸臆之中觸其端緒而形類呈之是故物所暫忘於
心之時知可以主名相召也心所暫忘于物之時物又可以輔道相感
（在字分合處皆徹）
也格之所以為致已由此言知必確然能舉其為物以物皆條貫乎其
中論當其未格異不敢親即同亦不敢任窮其粗而精者見窮其精而
至精者見古之人觀圖而衍其說繫象而輔其辭其以此哉由此言知
亦洞然若見其無物以物已俱盡乎其中爾當其未格是不敢安即疑
（能舉其全）
亦不敢去或參一物而可悟物物之端或尋物物而始悟一物之理古
（亦是程子之意）
之人見形而寓其思遇器而求其義其以此哉是故吾身而內有物焉
格之於心意之內吾身而外有物焉格之于家國之先致知之功其可
已哉

格致之說異流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
自餘悖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涎自詐以為醍醐而識者但覺其腥
穢耳體認精當絕無影響夾帶之言是有廓清之功矣時文每取

欲字先字挑醒在字。于理宜無惡。而自為問難俗派。聽之不耐。便覺可憎。此文在字何嘗不透豁。故知凡為閑話者。皆實義不明也。

致知　魯

致知在格物　鍾　朗

進詳致知之所在。而知學莫要於窮理也。夫知不逐物。亦不遺物也。以格為致。而大學其有實功乎。今夫莫大于天下國家。而鑒之唯知。莫微於身心意。而宰之唯知。人亦唯恃其知足矣。安得更有進焉為知之所藉。人亦唯恃乎致知足矣。安得又有事焉為致知之所資哉。抑知〻也者。將以復其本明之體也。而不能于察識未至之時。略名象而矜神悟。夫固有實而可據者。為積累之始事焉。又將以求夫至善之極也。而不能于聰明未歷之際。遺紛賾而獲指歸。夫固有稽而可推者。為貫通之自裕焉。致知其在格物乎。凡人生無〻知之時。即無〻物之時。乃物本

歷坦途入邃壑引人入勝

故須今日格明日格也

在目前而我自忽之將一室有疑情終古多遺哲矣唯格於所當格而
（非必盡窮天下亦非止窮一理積累既多自有不貫通處）
所不當格者以類而漸釋格於所及格而所不及格者以次而自通則
始不以一本置萬殊終即以萬殊會一本而作哲作謀不在於是歟抑
（故須一身以至萬物都理會也）
人生無在非物之所寓斯亦無在非知之所寓乃物不私上哲而心自
略之將名理目出其變性情日益其愚矣唯格於無形而詩書之考索
（物我一理總明彼便得此）
言存而理與之俱存格於有形而日用之應酬事往而理不與之俱往
則始不以全體遺偏端終即以偏端悟全體而亶聰亶明不在於是歟
（本體工夫徹上徹下）
是則一物不交者知之初體而體非無待而充萬物畢具者知之極功
而功必有因而獲為切著夫在而虛以研之何如實以求之之為有得
哉是則離物以求者入於冥寂而知固非淪於無即物以求者流于馳
騖而知又非滯於有為直指其在而分以致之何如合而推之之為有
（回環道盡）
獲哉擴吾心之知自有通乎物之原合天下之物蓋以大吾知之用故
言在不言先也而格物之后又可遞推矣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覩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
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徇外為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為邪說
塗其耳目而不以為非也讀此等文以尋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
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
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為外認物為

外襲陷于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于洪水猛獸者可即以此歸之矣

致知　鍾

致知在格　句　王勗

識所以致知而明德之功起矣夫知何在先乎物而因乎物者也故言格物而明德有自矣今夫理無定也定之以我入理之知焉耳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未有不即理而求盡亦未有即理求之而不盡者也知此則致知有可得而言矣知之生也自然而有覺然當靜存之時忽動我以勤其事者何也即而求其所然則知有不得而明者矣知之著也相因而不昧然當因應之後必極我而求其合者何也就而規其不易則知有不得而操者矣是非物乎致知其在格物乎以知之赴乎物也孰不有煥然日生迎機而俱發者乎迨致焉而見所發之無窮也凡物

各有統紀入其中者貴察乎紛賾之數即百變猶是爾蓋知能入物維
（即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多自有貫通處）
因物之合者使別之而各有異焉而一端之善未嘗遺也凡以求達其
分而已以知之待乎物也孰有不烱然自立履紛而若忘者乎迨致焉
而信專一之有功也凡物各有源流窺其際者貴洞乎名象之粗即萬
（即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物成備耳蓋知能體物惟集物之異者使悟之而自為同焉而所殊之
（是非必盡窮天下之理人非止窮）
分非可據也凡以求復其初而已是以推吾心之知未必盡天下之物
（一理）
然致之所在必求其深入而無憾也知之所歷皆有物以相程故為功
（是物我一理況明彼便）
者可以探索于終身而用力者不能淺嘗于一旦盡成物之知總以還
（既此）
吾心之物故格之所在必求其各得而無餘也物之所[illegible]
主故勉強者求致而不能合肆應者以格而會其通是以方其求知也
似無與乎物然即乎物者固所以主乎物也抑其能知也將以應乎物
（故當隨時討論）
然應乎物者先有以觀乎物也故致在乎格此明德之始矣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
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為此說
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齋仲書云為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
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
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
者何反以不狂為狂乎行文能於此略見門庭自不為邪說所惑亂

矣

致知在　王

物格而后　下平　俞之琰

遞推道中之效可以知所后矣蓋學之大者必有全效此道中自然之序也由物格而遞推之不可知古人之所后哉聖經意謂求道固有其基而獲道亦有其序是以古人之於道也其先無凌節之功則其後多漸臻之效要以捺端甚約而究極甚弘故稱全學焉全夫明明德者原以天下為量者也而古人遞先于格物豈舉吾之所欲者而槩置勿務哉不知大道必無兼營而執要以圖自有相因而見之理學術亦無泛及而始基既得自有循端而致之功苟不爽於所先必不誣於所後夫致之所以在乎格者物格而后知至也物兼內外之全知周體用之盡

窮理之外別無見性也誠之所以先乎致者知至而后意誠也善惡之辨存乎知聖狂之介分乎意識明之後乃有定力也若夫意與心皆本明之體也而明之貞于感與明之全于寂者有辨惟意誠則省察既至而存養乃精然則非緩言心也意誠而后心正耳心與身皆載德之具也而德之積于中與德之著於外者亦有辨惟心正則內存既深而檢身益密然則非略言身也心正而后身修耳至于身修則德之獨明者已有其表率之準然身家無異理而終不能舉修齊而一之者治己治人固有漸也至于家齊則德之共明者已有其則微之端然家固無異

（明德）（分未的）（玩其股頭虛字轉換之）（妙一篇如一股）

然而終不能取齊治而同之者發迹見遠固有差也由是而首善于京師則道路共遵而蕩平之象可成表極于王國則遐迩一體而均平之化可奏古人明明德于天下之量至此其全矣乎而要非由物格而遞推之不及此要而論之明善而後誠身成己而後成物而揔以見終始之功不可驟幾由微及顯德每進而遞隆出身加民名愈推而益廣而揔以見明新之學本無二致道中所後之序蓋如此

（應起人來得住）（收二比爲而緊）

此題必以挨講為佳七箇而后各有寔境寔義刪却一箇輕置一箇不得也時下挨講又全無意思只支架口吻點逗過去是不知所以要挨講之故矣其次則排纘平蕪不得股法倒換倚側之巧亦犯連營七百里之敗讀此知其盡善

物格

俞

物格而后　節

陸龍其

推言大學之序蓋知其不可紊矣蓋學未有無其序者也由物格推之有夫其序而能效者乎聖經謂夫大學之施功也有其序而其獲效也亦有其序惟其效之序不容紊故其功之序不容易也不取其效觀之幾疑古人之迂而鮮當矣曷不進而思焉蓋是學之序周古人身歷其中而定焉者也使學可速成古人必不樂為其遲矣而寧為其遲無為其速者夫誠有速之不能者也使學可從簡古人必不樂為其繁矣而寧為其繁無為其簡者夫誠有簡之不能者也今試以明德之效推之物格其所自始矣而自物格以下有一之可無其序乎吾知由格而至

由至而誠有知行之分則必有知行之序由誠而正由正而修有微顯之分則必有微顯之序德之必居于后者雖欲不徐俟焉不可也則古之明德而必循其序非無故矣抑以新民之效推之身修其所自始矣而自身修以下有一之可無其序乎吾知由修而齊有人我之殊則必有人我之序由齊而治由治而平有遐邇之殊則必有遐邇之序民之必居于后者雖欲不漸及焉不可也則古之新民而必循其序又非無故矣是則言其理皆吾所可獲之理而又非可遽獲之理蓋自有學以來即有此學之候不知歷幾聖賢而終莫能易矣此雖循其終始之序而不知終始中各有其序猶非善學者也況可并其終始而昧之也哉

明德聖賢所同

言其效皆吾所可臻之效而又非可遽臻之效蓋自有學以來即有此學之節不知歷幾帝王而終莫能易矣此雖循其本末之序而不知本末中各有其序猶非善學者也況可并其本末而混之也哉吾于是可進斷夫本矣

新民帝王所同

握定一序字則七而后皆有節節相生實際非直捷了當之謂矣清真細淨舍老手不辦○此二節從第三節生出此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為學者指陳大段使之知此近道文中類提學字顧第三節知字家得此旨○七

庚戌

而后終始之義已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未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為本。看此文後二比。瞻前顧下。法度精細自然。惟其理真也。

物格　陸

物格而后　節

錢世燾

推所后以明所先。知大學有遞收之效也。蓋效之不可猝得者。非一事也。由物格以至天下平。理雖一貫而序實相因。不可以知所后乎。且事有起念于此。而操功不于此者。不審于其后。幾疑前此取徑之紆矣。一再審焉。而知放而準之。必有其量。漸而達之。必有其途。功可逆操。而效惟順致。其紆而圖之者。乃其捷而取之者也。彼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而累有所先。豈無故哉。物與知無漸次而有漸次者也。知與意意與心身家國天下有漸次而仍有事為者也。無漸次故考功可以不言先無漸次而有漸次故責效不可以不言後有漸次故考功則先者不一先

○號○解○的○當○發○人○所○未○發○

○仍○有○事○為○說○得○好○是○註○中○數○可○得○字○意○

○與○上○在○字○互○發○明○

有漸次而仍有事為故責效則后者亦不一后甚矣知止之難也知散（不是一物格便了）于物而未易周乎物〻藏于知而未易化為知必物格矣而后知至未有物不格而知至者也而得止亦非易〻也知止矣而后以識導力而（反掉一句最醒）意可誠意誠矣而后由動之靜而心可正心正矣而后居中檢外而身（可字炤註有眼）（動靜貼心意未細）可修止之在明德者然也未有知不至而意誠意不誠而心正心不正而身修者也身修矣而后以躬樹則而家可齊家齊矣而后由親及疎而國可治國治矣而后自近訖遠而天下可平止之在親民者然也未有身不修而家齊家不齊而國治國不治而天下平者也蓋至是而益信古人之斷〻必先者非無見也語其一貫則以物格為端以天下平為應進而廣焉彌進而彌廣焉后之所伸不外前之所引不可以攬見略之全哉語其相因則以物格為端不即以天下平為應歷而至焉將至而猶歷焉此之為原即係彼之為委不可以觀從登之序哉而本在其中矣

（炤知止能浮一節義）（逐句而后相因義）（妙義此所謂仍有事為也）

七箇而后有一串義有逐節義一〻精到絕無麻糊影響之言○讀此方見而后箇〻不同而第一箇而后向來混過尤見發明

物格　錢

家齊而后　二句　金鋐

由齊治而遞推之、明德有其終事已、夫家國天下、孰非在明德中者、由齊而治而平、不可遞推之以畢其效哉、今夫明〻德于天下、固兼新民為言者也、然而格致誠正、則猶純乎明德之功、至于修齊已漸及乎新民之理、以故一道同風、無不著其相因之驗、遂以畢赴夫古者之所期、可由家而進斷之也、前此之所以自考者、皆以勉乎其獨、而未嘗有移風易俗之端、惟內事盡而外焉者之事以起、繼此之所以相要者、徐以致乎其衆、而亦必有化成久道之幾、斯近效臻而遠焉者之效以出、乃以識古之先齊其家者、非無謂也、蓋齊家而后國治也、即以信古之先

（治脉緊切）

（次第秩如）

治其國者又有由也蓋國治而后天下平也一但謂整飭宮庭猶隘也顧門以內或有不相攝矧彼紛揔者而能就理乎夫惟義美恩明截然于長幼尊卑之數起視其家曰既齊矣今而后國之偕遠于治者乃益喻其鼓舞之神也親疎之推準經曲折而大白其故豈至是而始求寧于下土歟要無庸驟期焉而已但謂申畫郊圻猶陋也顧畿以內容有不相劑矧彼曠邈者而能時乂乎夫惟類族居方帖然于慶賞刑威之紀環視其國曰已治矣今而后天下之共濟于平者乃愈弘其觀感之用也遐邇之漸被幾層累而克完其緒豈至是而始作孚于萬邦歟特未欲預遂焉而已一因是思暨訖之猷不能不懸而有待當其合之未足尚無可輕躐其休所以畢世英殫之規恢必至風動時雍而載康萬殊休為各正性命之地因是思弘濟之量不能不進而相深迨其候之已臻更無容稍遲其效所以終朝可大之事業即當刑于睦族而肅雍一禮無非遹求厥寧之原一夫然而新民之理畢即明德之功亦全矣

此是所後之序而根源却從所先生來每將上截頓挫所先之義躍如而人未嘗復贅機法融密從守溪得之

（道錄中神政之名逸）（頓挫而后有法）（此所謂純綿裹針也）（跌轉上截婉合）（都在而后前頓挫）

家齊　金

國治而后天下平　史逸裘

竟言明德之學、準諸治后而全矣、蓋明德以天下為量、然非由國以準之、不可言平也、推之治后、而大學乃全效歟、且自一人大其學於身、必不欲以天下之量自圉也、顧或猶未能至乎此焉、即何遽以此為易期矣、故方隅之治、誠非致遠之圖、惟達其各為一方者、而天下之量已全講於意中爾、若身既修而德漸及於國、寧遽言天下乎、庶政有成、下國之謳思、當倍深於未出家之日、夫固未能恝此天下也、但不謀其所繫而徒殷然一天下焉、則猶恝之矣、大化將及、深宮之呼祝、必非厪於此一國之懷、夫亦早已念此天下也、然皇皇計不越此而以為我念天下

（從上以即着勿欲）

（字剔出而后整切不足）

焉則何嘗念之矣是豈能越國而及天下乎國未治之先即有明德於天下之思徒存其欲耳自既治之后不復見明明德于天下之勞可直言平矣覽方州五物之書而僅此郊言樂亦惻惻也顧我之所致力於德者至於國而止矣宮府之分猷皆為我精微之學則一事之或私於天下與但求功於天下皆不敢於吾國開治焉迨花邇有歌而共此疆索之常者則不能以同德之懷而又殊遠近也有山川敷奠之責而以偏隅為諉亦自欺也顧我之大其事于德者幾於國已全矣朝野之屬望倍嚴其耳目之求則一念之不可告于天下或更求勝於天下政未足與吾國考治焉迨有善有徵而猶此室家之情者又豈有以同明之德而或岐南朔也前此者身治既深而及於國與天下宜無復事理之殊而出之以學則未嘗無本末也王者學統天下而但私吾一國之治焉迨觀於天下之衆治其國而后歎國治之甚公矣故古者經國而王畿之制不殊於四方州黨之分前此者德修累進而至此為治為平宜揔極告功之事而正之以道則猶然有終始也王者道操天下而何小以一國之治焉迨合觀衆國之治於天下而后信國治之甚大矣故昭代分封而成周之名亦等於晉楚諸侯之列知乎此而明德全矣

題最多肉麻大話頭獨一舉而空之而以幽折警快為奇此真富貴人語非看人富貴者也

國治　史

自天子以　節　史泰

大學通於上下而修身不容緩矣夫天子與庶人同有明德新民之責者也修身為本孰有異學也乎且學之大非以一人所獨擅之為大以天下所共範之為大也又非以恢之無絕極之為大以約之有體要之為大也考其源流而竟其緩急夫亦何令天下睹旨知歸曉然于理之毋二矣觀于所先所後不可以知其本哉古者無不學之天子師保登嚴于儲貳進嫩詔慝猶勵學士之修而公卿以下視此矣古者無不學之庶人俊秀即進于庠序廸德訓行猶勤卿老之諮而士大夫以上視此矣夫孰無此身乎夫孰岐此修乎自天子祗承天命以明德之學謀

其躬天下咸知修己之無異學也以至庶人覺行而育德孰無明德之任乎所為自格而致自誠而正不厭詳密者凡以求盡乎身以內事有不容缺焉道德之所以一一以此耳自天子臨撫嘉師以新民之學荷諸己天下咸知治人之無私學也以至庶人奮行而佐治孰無新民之責乎所為施之家措之國與天下不煩劬瘁者凡以推行乎身以外效有不容阻焉風俗之所以同同以此耳身之昏昧不一日仍也因是有知止之修盡心知性豈好刻治精微哉以此招融至善令吾身親清明之麻也自此出乎身而加乎民不越在躬之清明者為揆物度務之要而豈有殊敵焉身之闕失不可一日安也因是有得止之修釋回嚮美豈徒高求性命哉以此醇備至善令吾身親淑慎之微也自此發乎邇而見乎遠不越在己之淑慎者為式乎表正之原而豈有他務焉是皆以修身為本可以統而計矣蓋修則修此心意知之身而先則先此家國天下之修也孰謂貴賤有殊軌而或可不務修身乎哉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意心說時文每並提以出本字最為無理此中比亦分對然一比說明德一比說新民原分本末講以結上文兩節却不碍也○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後幅拈知止得止不

特揔結八條目并結三綱領蓋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止
上兩節中已具也尤為向來所未發皆見其體認之精

自天　史

湯之盤銘　節　戚　藩

商王先天下而更始舉物皆見心焉夫人主之新將以型民而謂一日
能新遂可已乎誦盤銘知湯之變俗非偶然耳且數十年一變者民風
也風一變而即可成一日二日而一變者聖功也功屢變而愈靡及是
以盛王所甚重者新民而恒姑置之夫亦謂民之新不自民止不自民
始更化矯國視君所先耳治亂有所繇生穢德亂而馨德治其大較也
然馨之復穢曾不易瞬耳小正不足以蕩其私而小不正遂足以形其
缺慆淫匪彝豈必在亡王乎聖狂有所繇殊積修聖而積怠狂其明驗
也然修之中怠曾不需時耳克念未足以存孤絜而罔念遂足以致犀

（從新民出自新華）
（甚）
（日新日日又日之意皆洞徹無一字拾人後）
（真道淳危悚如見）

汙敗度速戾豈必皆下主乎惟湯見及此也故駿厲潔肅之旨迭見於詩書之篇而儆切創艾之文軼存于盤銘之說取而繹之抑何長言之靡窮也雖有上聖不以無過為安小疵而大創之斯稱勇決耳憚此一日進之期羞而悔遲厲此一日洗之崇朝而永清也及鋒而用者慮始多功其銘曰苟日新雖有神資不聞半功即止非是而今非焉斯稱善變耳日恃一日先期之齋戒將恐渝日進一日重明之光華可復旦也累勤而加者時敏有獲其銘曰日日新雖有厥德不以功成思退熟操而淬發之斯稱永修耳更數日而始衰即百年不能更興更數日而再敗即一瞬可服終身也將息而奪者雖久禍強其銘曰又日新夫人之謀新譏不如湯然偶涉而輒徙其業數日無一日之功而湯頓以一日舉數日之量無他新有所畢致也是故先人而興不後人而息雖當既是嚮晦之期而大人悉臨之以昧爽且人之閱日誰不如湯然而為燕閒居諸之日第竟日已苦其長而湯頓累日猶且憂其促無他日有所孜孜也是故倍候而莫乃如候而償雖獲月異歲遷之效而大人總計之以朝夕皇哉銘也湯德其至矣蓋不言新民而民事莫隆有如此銘矣

（諸日字新字刻畫至此）

（的是日）

（的是又日）

日新日日又日俗手不過渾發惕厲之意用裁句疊文衍過而已誰能如此刻琢字字破幽鑿險而出不溫幅尺不留餘地真有伐毛灌

髓之力俗手見之曰何必如此枉殺良工心苦但使鬼神夜哭耳

湯之戒

詩云邦畿　三節　陸龍其

大學釋止至善而先備言其善之當止者焉蓋至善無在不有而人無在可不止也觀文王可見矣大學引詩備言之不可識至善哉且大學言明新而極之至善則至善之當止也審矣然天下皆有求止之念而不必皆能止之人者非以善為有在有不在則以善為可知可不知也非淺於言善而昧乎善之原則畧于求善而不詳乎善之目也吾今得一一為學者告焉商頌之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邦畿為四方之極不猶至善為衆理之極乎邦畿至廣而惟民所止至善亦至廣而惟物所止然則善豈有在有不在者歟小雅之詩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鳥

（經緯出之自然入扣）（脩劃明白）

之止必于丘隅不猶人之止必于至善乎在詩人雖言鳥而未及于人在孔子則因鳥而致嘆于人然則善豈可知可不知者歟文王之詩又言[illegible]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夫言穆穆而繼之緝熙言緝熙而繼之敬止其恭存乎中者一戒慎恐懼之心而止之體渾然具焉無時而非敬者亦無時而非止著于事者皆嚴恭寅畏之念而止之用粲然昭焉隨時可見其敬者亦隨時可見其止以言乎君臣父子與人交也凡為人者無不同也而止于仁敬孝慈信也則惟文王能止之也敬止之見于五者可以盡人倫之大而敬止之不僅見于五者即可以推日用之全所謂物各有所當止者此矣所謂人當知所止者此矣此則善之原于此見而善之目亦于此彰善之在明德者即仁敬孝慈信之盡于己者也善之在新民者即仁敬孝慈信之及于人者也在聖人非有益乎其初而非聖人無以盡乎其量人之有志于至善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敬止二字兼體用言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張氏以上一止字為萬事統体之止下五止字為一事各具之止不可從若西山真氏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止于敬之敬之一事也則不妨自記

體用極論得分曉不第此節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體

而無用某〻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虧也無體者其用非也○成化丙戌元墨開題外遊神之法然題內精意不失第三節原重講不略入今人手便一槩水面掠過非法也上二節是全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如何不重吳次尾謂不必重者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影子則下二節皆然〻則通章無所重乎即云求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況註中學者于此云云已明示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章墨作第三節于為人君五句詳而敬止句略吾正嫌其不重耳此作講敬止有積薪之嘆

詩云邦　陸

為人君止　五段　熊伯龍

備舉聖王之所止教天下以至善也蓋至善隨所處而具者也內仁以及信文之止詎不可學而至哉且夫求至善者不於人倫日用之際觀古聖人用心之所存則無以知其理之無所不全而分之無所不盡若敬止之文王殆可謂全理以盡分者與尊親物我之感通為學問大端之地入其中而有如是則善不如是則不善者文未嘗不勉〻而求其當也知能行習之天下有凡民可盡之情入其中而有如是則善至不如是則善不至者文未嘗不亹〻而習于安也人君之善莫大于仁文則止焉夫仁者元善之所以行而自為君者體之則愷悌為南國之恩

（切寔老氣）（五者乃其目之大者）（文王之止無非至善）（先出至善後）（點文之止得法）

己丑

怙冒為下土之福非全乎其君者與人臣之善莫大於敬文則止焉夫敬者衆善之所以聚而自為臣者秉之則致主有可居之功蒙難無不明之志非全乎其臣者與至于為人子則無善之敢言者也然遽如其為子而止則為子者至矣文即不敢知曰孝之已至而世子之篇後世則已傳也至于為人父尤無善之能名者也然遽如其為父而止則為父者至矣文即不敢知曰慈之已至而克昌之緒後世則已頌也乃若與國人交亦非後世之人情所可及者遠之而有質成則近之可知已在野而有腹心則在朝可知已蓋名雖不係乎君臣父子之大而寔則如性命肌膚之不可易其止于信也善人何如哉此數者言乎其分則人人之所當然言乎其理則一人之所獨至自其獨至者而觀之有以知感化之成必本于君臣父子朋友之各得其道自其當然者而觀之又有以知古聖人無不同人之倫紀而有不同人之性情天下萬世之為君父為臣子與人交者聞文王之風皆可優入于至善而無難也

此敬字与上、敬字不同此微混、否

粗語

對不求工処俱見古法

文無他長只一種清蒼疎老之氣足以滌後來之萎茶○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孫若士評云若作至善看可勝鶻突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為陸子靜黑腰子也止于仁尚非至善則亦不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為人　熊

為人君止　五段　　穆永福

歷指聖王之所止、而善全于人紀之間矣、夫文王無異止也、觀于仁敬孝慈信、而善不昭然可指乎、且至善之理在人、而人必尊其事為不可及、亦未取古聖王之所為止者而寔驗之矣、夫任所遇而各正一本寅清之意、不越身而昭極共茲率履之常、觀于古聖王懋建懿軌、而知至理之不易者、即吾人之日習者而見焉、吾於文王之敬止思之、是其止之出乎敬者、敬之為顯用可知也、要即義所衆著為理所獨全、而主德遂以樹羣倫之準、抑其敬之周乎止者、止之所各至可見也、要即盡人之紀以協天之則、而皇躬遂以立百行之宗、夫文亦猶是為人君為人

（抱敬止推類盡條意旨）（該括）（言簡意足）（執理清晰而精堅）

臣者耳而止見於是則仁敬名焉當王室如燬之年江漢猶依父母即
羑里艱貞之日鳴琴必凜天王以彼勢處其衆艱猶若是兢兢焉不敢
（彼于言外得指點神）
（氣却不是套頭開話）
或渝其度也則天下凡為君凡為臣者夫亦可以知所止矣抑文亦猶
是為人子為人父者耳而止見於是則孝慈名焉其勤之業未光世子
有永言之則纘緒之基未闢錫齡為燕翼之謀以彼身當其易晦猶若
（敬止即在箇中）
是翌翌焉惟恐未全其懿也則天下誰非為子誰非為父者夫亦可以
知所止矣若其與國人交人謂是以尊臨卑之勢也而抑知止善存焉
則信是已八虞二虢若布衣有握手之歡兎罝武夫與公侯結腹心之
好世固有終日言交而不知所為信者其亦觀於文王而得所止矣夫
合五者觀之是非於人所不能止者而文獨止也亦非於人所共能止
（無非至理）
者而文更有殊止也本乎自然之矩隨處而各順其名故即是或以天
（推類盡餘）
合或以人合者悉指之而有物有則之中無往非神明所自出共處倫
類之間日涉而不遷其則故即此尊卑自秩遠邇自分者歷証之而是
訓是行之內推之即擬極所由歸彼世之言至善者何不於文王求之
（直指有味）
也彼世之師文王者即何不於當身驗之也
要切貼文王又要指點學者要緊擒五者又要推類盡餘要分指至
善又要會歸敬止虛實相生無一字落空開套細玩始知其理法之
密也

為人君　嵇

為人臣止於敬　袁國梓

敬以守臣節文之所以為至德也蓋以文之德為天子則優耳而為臣則有所甚難止敬之所以為不可及歟吾嘗讀泰誓之章見周之述文考者大率君人之事居多而人臣之事恒略焉蓋周自有天下而後欲以明其上世皆有為天子之道皆有為天子之才故不援其北面之說以為正也然而文王之至德於是不彰矣夫為君而仁其一端耳推其事則為人臣以來為不可及也從來人臣之遇莫盛於文人臣之勢又莫難于文古未有舊臣之封迄千年而益強者古未有羣臣之位半天下而來歸者若夫地日以廣人日以多而數世稱藩此遇之至盛者也

自古盛德之臣而遇聖君有以歷相而終陟矣自古盛德之臣而遇亂朝有以稱兵而起事矣若夫禪之不能伐之不可而抑首事人此勢之至難者也然而文王之止敬者終其身而不廢故曰至善也紂雖暴主乎又甚類英主之所為以文王之請而除非法之刑則猶能聽諫也以文王之聖而有弓矢之賜則猶能賞賢也文王惟兢兢奉之而不敢忘天王明聖之意推其所為雖古之棄帝胤而推元老奉新命而忘舊朝猶無此翼戴之誼也文固外臣乎又甚為內臣之所忘以戡黎之始而祖伊有奔告之懼則出而見尤也以西州之遠而崇侯有飛語之讒則動而獲謗也文王惟祇祇事之而不敢有豁達自喜之度推其所為雖古之居攝而放其君三年而復其辟猶遜此貞謹之節也當其時如戴商之義士辟其君而濱海矣如殷宗之賢者去其君而出迪矣而文王周旋大河之北者且數十年無變志苟在後之人臣有不執盛勢以臨其君者乎迨後文王沒而商之天下拱手而去矣然後知昔之履黃屋而晏然者文王擁護之功多耳當其時雖梁而東幸其君之速亡者多矣且輿而下望其君之速興者又久矣而文王逡巡渭洛之間者又數十年無異志苟在後之人臣有不乘便利以長子孫者乎迨後文王沒而文之諸臣鷹揚而至矣然後知昔之率六州而奉商者文王執節之意堅耳由詩之所云西伯已稱受命由後之所崇明堂配乎饗帝文王

此即浙學後人謂克舜不能殺舜禹只得以天下結識之類也

奇論足以開拓心胸

足見止敬之難

此二比論却正

進天子之號帝辛在不祀之列而文之初心寧有此哉

五句任出一句須緊切文王講令移掇不去為佳近人但摹空調不尚意論換却仁敬二字通篇可彼此互抄非法也又有本句未曾做得且去照管他句直不成文字如此文只透闢本句可移掇得去否

○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極則如此文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然其思議開拓下筆英鷙足以救空疎之習故存之讀者知其粗處可也

為人臣　袁

為人子止　二段　李來泰

周王父子之間有各極其至者焉蓋盡人而父子也文亦曰為之如舜止耳而孝慈必歸之其斯以為至乎間嘗尚論文王之遇其不幸者無如君臣其最幸者無如父子然君臣之變開於父子而父子之變亦由於君臣則無謂文之為子為父易易也必孝而全其為子必慈而全其為父他人處變而為子為父也我獨子而即見孝為父而即見慈文王處常而為孝為慈也更難且為孝子之父為慈父之子則尤難且以孝而成父之孝以慈而成子之慈則又難嘗稽周之世紀而疑之夏商歷數百年而稷而下僅十餘世其逸泯者多矣岐山之籙至聖瑞而始昌

文之孝當在宗祧絕續之際不僅曰王季有子也假使當日泰伯嗣服直進而宗其伯父王季避位且上而禰其祖考文王當更有難於為子者而幸無此也即孝之名可不立矣受位以來爵土不敢受幽囚不敢辭有忠孝難全之目臣節不敢失臣罪不敢避并無世俗顯揚之求迄今讀文王世子之篇為一代大禮所自始而文則何心凡人子止如是也則文之為子亦止如是也而孝已止矣嘗稽周之封國而疑之昭穆遍天下而姬姓自吳而外無伯仲之裔焉孝享求章惟率見乎昭考文之慈當在本支百世之間不第曰為天子父也假使當日邑考未受烹而伯子無恙錫齡未夢帝而大勳莫集文王當更有難於為父者而亦無此也夫亦孰有傷其慈乎傳世以往岐豐百里君相各有將命不予武周以守成之業同母十人賢愚聽其自為并不加管蔡以逆制之事迄今讀關雎麟趾之文為一代王業所由興而文亦何事凡人父止如是也則文之為父亦止如是也而慈已止矣是以聖明有戴即為商先王之肖子孔邇有詠匪僅江漢間之嚴君不必為子為父而已具有孝慈之寔徵之為子為父而可加以孝慈之名也郊祀王禘皆俟諸子弟之能燕翼貽謀無侈夫祖父之事不必求過夫子父之常即以大立乎孝慈之極也故曰止也

填飣文王事寔竟作無憂節文與此傳無關但汲論孝慈套語謂父

壬辰

子之善在孝慈。文王能止之。則上下皆可通移。既切文王孝慈。又合止善主意。奇創中安放穩帖。故無脉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

為人子　李

詩云瞻彼　節　趙鑰

德必期于能止。咏衛詩而得其義矣。夫德進于善。蓋累進以為功也。詩詞如彼。耶義如此。衛武公不可為法乎。且至善之理。統于天下而寔備于一身。然未有無端而集于美者也。蓋深宮之自勵。即羣望之攸歸。原始要終。而古人之精神以出。釋至善而敬止之文王。已無不允協矣。遡懿徽于上聖。固足著其靈修。而至德廣淵。必有由粗入精者。考神明之無斁。述雍肅于哲王。固足昭其令範。而道基下學。必有由微及顯者。觀懿業之有成。彼衛風人之詩。以淇澳菉竹興君子也。而喻以切磋琢磨焉。未已也。又美以瑟僩赫喧。而後終之以不可諠者。何其比物連類稱

夾明新說起恰扣

出上下文界限

上節言止此節言所以止須有此遞清

頓住不略上段

頌不一詞哉。大凡歸美于人者使其人為可受則不欲為揄揚過甚之詞稱人以德者使其德為可傳又何妨極委曲形容之致況乎明德君子在上而知待以廣行待以精內有以為嚴而外有以為度夫然後家國天下之民踵武風聲以相及也自非克勤不怠何以譽望有終乎吾想君子觀物察理既博及乎賓筵俎豆之規增美釋回復精求乎金錫圭璧之致以至莫覯之箴儆及神格溫恭之美愉及子孫自是有覺彰而四國順焉則以切磋琢磨為學修以瑟僩赫喧為恂慄威儀而以有斐難諠為盛德至善民不忘也豈誣也哉宮庭之黼黻贊御傳之歌德隅而能言其本末可以兼該乎平治之全時幾之宥密觀瞻得之美學問而能識其由來可以深通乎精微之蘊請為再進烈文之篇矣

以其餘閒乎泳歎淫泆之味

一筆捲出全節要旨不用敷衍無不包舉恢恢遊刃有餘

就詩中體貼學修等義亦得釋詩之體

狀結道密又得泳歎淫泆之味

累墜題挨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得此道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寔並茂足以為駕馭繁重之法

詩云瞻彼　題

詩云瞻彼　節　朱彝

詩有備言德止者傳者取而詳說之也蓋文王之止不易能而不可以不學也詳說淇澳之首章而見德止之備焉昔傳者欲言明德之止於至善而久不得其說也非無說也以為古之聖賢雖有生安而學能者可舉以徵吾說之不誣然其中閱歷之深得力之故與夫其道大通之候終不若得一困而奮耄而好學者其體之為詳且備也忽焉得淇澳之詩而以為盡于是矣彼其託菉竹以起興而因有懷于君子之德切磋琢磨而喻之以治物瑟僩赫諠而終之以弗諼說者以為衛之人為武公而作也閒嘗讀之而見君子飭躬立極之義皆在焉是寧獨為武

題前出意似遠實近

落題神逸

一筆推開并

公一人言乎曷言之凡人畢生之學業係于其始之規模則講求不可以不至焉始之辨其粗者總之復辨其精而詩亦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凡人實驗之身心所爭或在於毫髮則克治不可以不盡焉始之治其易者總之復治其難而詩亦曰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夫然而朝勤夕惕之餘其中常若有所守也以為靜存焉如是以為動作焉亦如是而詩亦曰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夫然而和順積中之後其外將必有所徵也暢於四肢者有然發于事業者又有然而詩亦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至於德厚者流光夙夜以終譽又豈非不期自致者乎知之者以為美端不知者亦觀其清明而詩亦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然則一止耳其求之也甚難其得之也亦復不易此中之辛苦艱危惟淇澳之詩備嘗之備嘗之故其言之親切有如是爾一明德之止耳其為之也甚馴其效之也亦必以候此中之淺深遲疾惟淇澳之詩盡知之盡知之故其言之詳悉有如是爾不然古之明德不惟武公其善言者豈繫衛什而獨取是詩也其義可知也

此題自金正希文取釋詩閑情着筆於者也虛神得趣而寔義拋亡後采粘住武公詩人主賓混亂其無合作也久矣不惑滯不凌駕寔理虛機必參相得精微簡潔老氣橫空不得不歎絕於斯

詩云瞻　朱

如切如磋　八句　張永祺

明德之止、即衛詩而可繹焉、夫德成於學修、而驗於內外、詩人屢言之而不能盡也、止已見於此矣、且明明德而要之至善、此豈偏舉之業、而勉強之途也哉、止之未得也、知與行交進其功、止之既得也、存與發互神其用、雖所以致此者、不可言盡、而可以意通矣、吾咏衛詩、而即所云如切如磋者思之、本然之形不能自成、必假乎物以相造、則君子剖疑析義之功、已呈于此矣、知之有所及、有所不及也、廣聞見以通其耳目、援名象以啓其心思、真見物理之無窮、而不敢稍有鹵莽者、其于學誠何如亹亹焉、惟詩亦徵其似而倍親耳、又即所云如琢如磨者思之、本

寔從切磋中確求學字四句皆然此之謂釋詩何消用繹詩套話

方是比喻親切之言

來之質不能無累必耑其功以自治則君子制私滌垢之方已著於此矣行之有所至有所未至也隱微必省以幾其合痴類必克以致其誠真見德業之無方而不敢稍有寬假者其自修誠何如兢兢焉惟詩亦求其形而益切爾而後所云瑟兮僩兮者可知也當學修之始察妄唯恐其疎守真或虞其懈敢遂聽之自然乎而茲則已神矣理得而心存則精明者常覺欲泯而天定則涵養者愈純嚴敬之流行於中者渾然莫知其所自起也意君子之恂慄如是詩何言之而轉覺其難測也哉而後所云赫兮喧兮者可知也當學修之時精神退藏而不溢志氣日斂而弗浮敬遂喪之輕露乎而茲則已形矣衣冠瞻視之下儼恪者既至其共周旋經曲之間詳明者復呈其則光輝之洋溢於外者淵乎莫知其所自著也意君子之威儀如是詩何言之而彌見其難窮也哉

此題近文之謬拾崇禎丙子浙墨遺唾不做實義而取釋詩油詞一也學修等義只以知行內外點逗過去不知寔從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做出方謂之釋詩方謂之釋止至善二也釋詩已是閑話又搭武公入來與詩人作鬧詩人想武公大學想詩人增出寬皮葛藤摠與題義無涉三也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寔無效字意況截去民之不忘句乎註云卒乃指其寔而歎美之則并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四也章句全無根敬止義因仍萬

曆己酉北元之謬。五也。己酉元墨根敬。止只起訖略見。其中本義尚存。近則通篇吆喝此二字。不特本義拋荒。并此二字亦無着落。六也。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恂慄兼心意。妄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七也。去此七謬。按脉切理。發揮理蘊。而釋詩語氣自得。是文真絕構矣。

如切　張

如切如磋　八句　王羽

由詩言繹求止之功。心與身有交治焉。夫合身心以求止。詩咏之各有其指也。曰學修。曰恂慄威儀。止之義不已備哉。且言止而衷之聖人以為則。未可希功于天。而希逸于己也。內治精嚴。而外治簡備。蓋有屢進而未獲止者焉。取古君子作聖之用心。以加功而進質。則諷釋遺文。而宜通其義類之歸矣。詩咏君子。而比言之。曰切磋琢磨。賦言之。曰瑟僩赫喧。非徒揚美。抑以謹遺教于後人也。自今思之。而知其說之有合乎止也。蓋工不倦勤。而因材者善致其取切磋之事也。而詩曰如切如磋者。此意未可思維合。而亦可思維合也。考古若攻堅而斷義。取其剛則

俱從切磋中釋出學字

字〻精切學修方

美者存矣稽文猶察則而辨理取其晰則尤美者存矣去其恃而復窮（不泛設）其變學之事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抑瑜不揜瑕而厲質者不因其天琢磨之事也而詩曰如琢如磨者此理未可經營似而亦可經營似也制心如制器而類絕于方來則私者去矣省己若省工而玷形于美好（四如字者然）則微私者去矣治其大而復周其細修之事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由是而思瑟兮僩兮者何以嚴毅在深宮而形容在歌咏也心小于萬物則入物之微性定于一理則存理之密意者其恂慄乎識以廣而彌謙（是學修后之恂）行以增而彌惕蓋有監史所不及匡而獨毖焉者矣由是而思赫兮喧兮者何以茂欽在神明而圭璧在容止也始因心以入理則見心而不見身既因理而積理則見心而并見身以為此威儀也敬畏至而精神（是學修恂慄后之威儀）生精神生而潤澤著蓋有抑戒所不及飭而先定焉者矣取比言者而質言之則理以日廸而嗣典取賦言者而詳言之則功以相深而一致止之義不已備哉識者以為睿以作聖公其善于法祖也

每字有實義每上下兩句詮釋處有實義上下連屬工夫次第有實義先輩皆靠實發揮以釋詩閑文取者也語氣自崇禎間始非古法也自此實義日消亡而油口滋多矣似此精細切貼釋詩語氣何嘗不生動乎

如切　王

如切如磋　八句　楊文正

遞繹詩言之義而明德之止見矣天德必始於學修而恂慄威儀其自然之符也讀詩者其有以見止哉傳者謂大學之言止也以知始之以得終之而思其所由知與所由得之故于是益歎古人之善言止也蓋止有所以求者知與行交致其功而止有所以得者內與外兼全其用淇澳之詩其有合于明德之止乎夫吾心有止而吾求之始焉視其識至繼焉則視其力至斯入德所以有全功且吾心有止而吾得之深之而靜治于中久之而揚溢于外斯修德所以有全理所謂如切如磋者豈無故而言歟物以治器器必精物以治心心必粹古之重典學者其

（神味正在淺淡中）（集括分明）（夬說如字乃透）

此意乎是故學未至而求有所見焉學既至而猶慮無所見焉即窮理之學未足以盡君子而詩必以學為肇端亦曰理之不可不窮如此耳所謂如琢如磨者又豈無故而言歟治器必底于精而後已治心必底于純而後安古之重藏修者其此意乎是故修未篤而欲其能益焉修既篤而又欲其能損焉即力行之修亦未足以盡君子而詩必以修為實務亦曰行之不可不力如此耳而由是以想中藏之密其小心之翼翼為何如也欲制而理存則紛者去人盡而天合則內者純詩以為瑟僩吾即以為恂慄也蓋至是而前此之功可以盡悟後此之驗亦可以徐觀矣而由是以思外著之輝其德隅之抑抑又何如也即之有淵先者必有沉志覩之無情容者必無私心詩以為赫喧吾即以為威儀也蓋至是而前此之操存於茲加毖後此之昭應亦于茲益遠矣然則始之以念典而繼之以捡躬是凡人之心孰不有止而此獨惕勵不遑也求止固若斯之勤也積之有宥密而發之有光輝是凡人之心孰不有止而此又顯懿可思也得止又若斯之盛也

（刻至）（者也口氣如話）（妹絲灰線次第了然）（一推蕩精神更煥發）

題中要理發明不盡有甚閑工夫與詩人說閑話耶扼定求止得止于言內刻畫于言下指點神味更自悠然方知為釋止善而得詩非釋詩而得止善也

如切

楊

君子賢其　二句　張玉書

聖德及乎後人、而新民之止徵其效矣、夫君子小人、皆有其新之極也、賢親樂利、前王之善後何至哉、且夫大人在上、以一人修德之身、為萬物徧德之身、其相與維新者、原不獨當時之天下也、身之所不及、以其心治之心之所不及、以其法維之推所及之無窮、而歎立法之無不善焉、則詩之頌前王、豈無義哉、開國之規模、憂深而慮遠、故一時以聖繼聖、皆求盡其為祖宗、盡其為天子者也、而垂統裕于卜年之後、神明之創建、思艱而圖寧、故一堂丕顯、丕承皆恐有憾于子孫、有憾于臣庶者也、而貽謀定于百代之先、我見前王之德修、而凡為君子與為小人者、

（註中所以新民者方說得盡）

俱于是焉新矣君子釐定紀綱思以聰明參往制之不逮則因時通變
（淀淀世思遇前王襯出至善）
苟有光大於先人者雖前王亦心許也而不知其範圍之者至已典章
具列非其賢乎謨烈所傳非其親乎賢在而賢之者賴焉親在而親之
者賴焉蓋王靈有赫而賢親之君子恃以鼓舞乎羣侯也是亦君子之
無失德者乎而誰其啟之小人經營家室日以生成待君相之綢繆則
因時制宜苟有補救乎先民者在前王亦心慰也而不知其曲成之者
至已功德及人非其樂乎井疆如故非其利乎見其樂而樂之者存焉
見其利而利之者存焉蓋王澤猶新而樂利之小人因以不棄其共主
也是亦小人之無敗德者乎而誰實貽之忠厚之風為人心所共繫惟
之數百年之中君子小人期于前王者當不過如是而遽得其如是止
（泳數淫泆其味深長）
也雖聖德之勤勞未易窺矣而觀德合七廟觀政合萬夫高曾之規矩
何備善哉禮樂之盛乃風會所欲開遡自十四王以來君子小人期于
前王者當必至如是而遂得其如是止也雖聖德之精微莫與京矣而
位猶明堂之位人猶豐鎬之人慶澤之流長何盡善哉此前王不忘不
特新民之久而亦明德之遠也

從後世思超越于前王而不能極後世所期望于前王而已恰好形
容出前王止于至善窮得贊頌泳數之神○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
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處處根柢德字亦人所未及

君子賢　張

子曰聽訟　節　張玉書

學貴知本、即使無訟之詭通之矣、夫天下無物不足見本、子言無訟、而推及於畏志、本豈求之民者哉、嘗謂善為治者、即一事之理而一代之綱紀備其中、善論治者、亦即一事之理而百代之民風主術具見其中、蓋循先事以求之、則大人之學、所為勞于本而逸於末者、其義可類舉也、夫天下本末之故、未易明也、反復經文、而得于夫子易言聽訟以進於無訟之旨、古者司寇之官、刑統乎政、士師之職、刑寓乎兵、此不耑乎訟之詞也、不耑乎訟而治術之源流上下於一訟見之、內致聰明以異其等、外極忠愛以達其誠、此耑乎訟之詞也、耑乎訟而治獄之源流上

（論訟是一事之本）（刊無訟義是高事之本）（于語一筆點過名法）（着手便見靈通）

下於一無訟見之差乎平天下而至于無訟古聖難之矣今一旦在廷者威厲而不試在野者設防而不犯維時之民無匿情也無飾辭也是（輕點入化不從古文）（得手不知此種境界）（此中有明德在）蓋國家刑措之風需之數百年而庶幾一見者也而使民無訟之理則安可一日不講哉君即仁聖不能恃恩而民之以志相見者有時羞惡之意反重於譴訶之威時維蕩平不能廢法而民之凜然其有畏者有時慈惠之師倍嚴于深文之吏此其故鑄刑書者不知也去刑書者亦不知而刑期無刑者知之變至而為之弭事起而為之防特後世補偏救弊之術而為治居其要者能制萬物之情于未然遵斯道也明允足以清頑梗而況其大焉者乎折獄惟佞者不知也折獄惟良者亦不知

（此字知字如紫燕窠簾）（權一句無窮）

而辟以止辟者知之一歲而進退數人一時而廢興數事特國家磬世礪俗之權而惟導之有原者能平萬物之爭于不怒舍斯道也哲后幾不能治一人焉況其下焉者乎甚矣天下之大循本則治失本則亂凡事類然而推無訟之原釋知本之義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夫畏志者民之新也而君德寓焉此即末以見本也無訟者新之一事也而君德全焉此一本該衆本也平天下者知之

（即結即辭）（活句）（說盡）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末本只一本即此可悟若粘住上四句一敷衍大意便滯此文得勢在上四句[illegible]脫得輕快方能盡引言會意之妙○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

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〻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于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衆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〻辨析今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析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聽訟　張

大畏民志　二句　熊伯龍

即畏志而本寓焉不可不知也夫畏志亦新民之事而明德即在其中知本之說傳真善言本者歟今夫本末之旨亦既首言之矣而從事焉者蓋寡則亦不知之過也顧本豈難知之故哉一事而萬事之理明一物而萬物之原具苟得其意而通之則善矣子言無訟而盡之以大畏民志豈無說乎從來君之志民常得而見之而民之志君反不得而見之君之志無不見于民故天子之隱微或授口實于匹夫而刑書無以懼其心民之志不得見于君故朝廷之震動無能確中其懷來而禁令益以滋其偽夫我無足畏之理而望天下以相畏之實彼紛〻者其能

寫大意自得

法

民志二字有此快論

畏志說得警拔

聽命哉而一旦舉而畏之且大畏之何歟。蓋化有由行事有由始雖有

落本字古文心老境

奸頑不云為惡之樂雖有任且不欺明聖之君巧詐之原於是乎遏塞

此一段文氣古雅渾

厚從周秦文字中得來

恥之心於是乎生畏者民之自為也所以畏者不止民之自為也君子

真指出明德為本　無訟為新民中

曰此非良有司之風而明明德于天下者之則也宇宙盛衰之故不盡

一節

關於刑獄為治者獄已成而理之非不勝之術矣然謀始則易而慮終

推廣

則難無如制原者之為豫也夫即此刑獄之一事而制其原則治失其

本字不𣏌不粘

原則亂豈身總帝王之業而逆然為煩瑣之營乎以是知居要之不雜

已國家重遠之務不僅在于革奸愛民者奸已見而禁之非不及之勢

矣然可以情變不可以善俗無如未然者之常逸也夫即此革奸之一

術而謹未然者逸而有致謹已然者勞而罔功豈身齊內外之總而紛

然于云為之末乎以是知執極之不煩已。蓋吾之所謂知本者可即事

而言之亦可離事而言之天下一端亦可見本訟未形而志先之志未

無訟與聽訟為本末

形而畏先之此即事言之也知此者審端察始可以為明允之司馬天

下一端不足盡本其小不忽則大者可知矣其粗必慎則精者可知矣

即此知明新其一本末

此離事言之也知此者居重御輕可以制萬有之先焉。人主而不知本

亦何事而輕謀天下事哉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

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落題處竟作子

言非是○文必以筋骨為主○筋骨之渾脫處即是氣度○其流利處即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易徇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此文佳處○只是筋骨勝耳

大畏　熊

即聽訟而得明德之義○愈知本務之當先矣○甚矣民志不易畏也○有所以大畏之者○非明德曷歸乎○聖人之言○豈僅為聽訟者申本論哉○大學謂夫○天下事有本亦有末○而末不先○本此理之固然者也○然遽以本之旨告天下○則人將欲疑乎其迂而重慮乎其難○而不知事之不可廢本一事亦不可廢本○即一事而示其本之所在○斯吾說可共明于天下矣○夫無情不得盡其辭○此所謂新民者也○而所以使之者則固不自新民始也○昔天下之綱常密矣○刑措之風邈而難再○司寇之官甫刑之書湮而蓋遠○法令滋章○姦宄多有○豈非制治清濁之原有在彼而不在此者

乎反而求之蓋寔有民之志者存也夫民之于其君勢可令無不從獨心性之微則雖禁令愈煩而民益有以相遁何也無以畏其志而然也王者于其民勢有所不可取至神明所感則雖科條不事而民自有以相嚴何也誠有以畏之而然也夫誠有以大畏之而然也而吾乃由民（引）志之理以合諸無訟之說不禁其憬然而思曰聖人之言如是其不可易乎夫本之理日存于天下而從事焉者益寡非誠薄其本而以為不足為也抑非誠見夫本之所在而故相背馳也弗知焉故也由夫子之說而知刑書之鑄不如禮義之可風嘉肺之須不如躬行之有要此即一端而思之而本得矣由夫子之說而知三物教民不如祇台德先五禮防民不如皇自敬德此即推而至于天下之大事物之衆亦何往而不得本之故哉不然而化武健之風尚清淨之治刪書不用而公庭之上無人焉一良士師為之而有餘矣豈明明德于天下者而顧此之不若哉

（言而言兩層請楚更得此謂二字指點之神）（出知字峭甚此謂）（知三字如話）

摹古大家文不在排奡不在怒張只于開闔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出奇此最得大家之腦髓者○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于此言二句題之畛限在此神氣亦在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畛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盡明德令人推廣意會是神氣也惟此能盡其妙

大畏　王